

黑煞與紅煞

著者：蘇方桂

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

黑煞與紅煞

著者：蘇方桂

(苏)新登字第007号

黑煞与红煞

作 者：苏方桂

责任编辑：周鹤铸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南京江宁彩色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4.25 插页2

字数：356,000 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360-0/I·342

定 价：6.2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回 目

- 第 一 回 八路军挥师出关 (6)
王刺槐果园遇救
- 第 二 回 荷花楼德田设毒计 (24)
小学堂锅贴传消息
- 第 三 回 破机关歼灭复仇团 (41)
探敌情结伴游庙会
- 第 四 回 路队长登台演说 (57)
四不像大办丧事
- 第 五 回 周云祥妙手回春 (74)
断头巷聚歼群匪
- 第 六 回 张大个瓮中捉老鳖 (91)
勇路宏集市伏乌骓
- 第 七 回 瘡茄子哭求救兵 (108)
小青椒墙下被擒
- 第 八 回 周云祥闯虎穴从容对敌 (125)
龙必正据龙窝血污神台

- 第九回 王刺槐初会路宏
天地新元凶伏法..... (144)
- 第十回 冯秀贞冰城扎深根
汤步高重祭黑风旗..... (157)
- 第十一回 霹雳一声震碎群丑胆
疾风流水气煞牛魔王..... (171)
- 第十二回 琵琶洞藏龙卧虎
骆驼岭电驴升天..... (188)
- 第十三回 石蛙坑战士斗寒魔
东山嘴邬刚护战友..... (205)
- 第十四回 撼天动地苏金果从容就义
乔装打扮勇杨炜冒险进城..... (226)
- 第十五回 王大婶舍参救亲人
王刺槐投石探情心..... (241)
- 第十六回 柞树窝路宏被俘
山神庙猎犬传书..... (251)
- 第十七回 狡鬼弄神奸细下暗蛆
嬉笑怒骂杨炜斗恶狼..... (269)
- 第十八回 栩栩如生马青卖艺
铮铮铁骨杨炜受刑..... (287)
- 第十九回 刘锅贴立功浮香门
四勇士大闹荷花楼..... (299)

- 第二十回 游击队激战乱石山..... (318)
王刺槐报信狐仙庙
- 第二十一回 琵琶洞众乡亲避难..... (338)
猫儿岛游击队潜踪
- 第二十二回 温泉楼火烤滑骨鸡..... (351)
海神庙海祭钓乌鱼
- 第二十三回 山间私语情切切..... (367)
车站火拼弹横飞
- 第二十四回 郭江川虚摆洗三酒..... (382)
葛登云大设龙驹会
- 第二十五回 白雪映红心烈士赴义..... (404)
悲痛化力量秀贞献图
- 第二十六回 周神针智取谋报图..... (426)
破冰城日映战旗红
- 关于《大鹏河传奇》.....黄 伊 (449)

楔子

辽东半岛上有条河，名叫大鹏河，发源于大鹏山东部的大鹏洞，是一股地下泉水。大鹏河水清澈洁净，酿酒酒香，泡茶茶醇。当地有首民谣，称赞它道：

大鹏河里水，
香甜令人醉；
老者多长寿，
姑娘红颜美。

大鹏河畔有座古城，名叫冰城。城池虽然不大，人口也不多，可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因为这儿是交通要冲：哈尔滨通大连的公路“哈大道”，长春通大连的铁路“长大线”，在城中交叉通过；往西八里，有一个名叫鲅鱼嘴的海港，近通大连、营口，远通秦皇岛、天津；往东五十里，便是郁郁苍苍、连绵起伏的千山山脉。

这一带气候温和、湿润，物产丰富，海有鱼盐，山有煤铁柞蚕，平地上盛产苹果、葡萄、鸭梨，是四方闻名的水果之乡。大鹏河两岸的百姓，早就有种水稻的习惯，出产一种名叫“玛瑙

心”的香稻米，粒细色红，做出饭来，百步开外就能闻到香味。清朝时候，是专门贡给皇上的御米，百姓吃一口都要杀头。

早在战国、三国时，这一带便是古战场。三国魏文帝时，辽东公孙渊自立，文帝派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征讨，在冰城北八十多里的地方，司马懿将公孙渊大军围困起来，一举全歼。在癸卯日俄战争时期，俄国大鼻子从旅顺口撤至冰城南，日本兵尾追在后，别遣一军从汤池斜进，将大鼻子截住，双方炮战数日，火光四起，烟尘弥天，数十里内民舍荡然无存。一夜，日军横列炮车数里，排炮齐发，俄军兵无斗志，仓皇北窜。日军得胜，将旅顺口和中东路权抢夺到手。“九一八”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之后，在城南五里多路的温泉附近修了一座兵营，驻了八百多日本“关东军”；在兵营南面，建了一处“关东军高级军官疗养所”，俗称温泉楼，日本人管那儿叫做“梵蒂冈”。

冰城分老城和新城两大部分。老城只剩南关还有个城门洞子，二里多长的一截城墙，墙砖凸一块、凹一块，砖缝里长出了小树杈子，墙顶长满了蒿草。老城内多是商家买卖、居民住户、僧道寺庙；新城以火车站为中心，有工厂货栈、妓寮戏院、学校机关。大街本来是柏油铺的，如今是东一个坑，西一个洼，活像麻子面孔。

在伪满洲国那阵，新城的住户有一多半是日本人。他们是伪“满铁”（满洲铁路）的官员和职员，“水果株式会社”、“棉花株式会社”、“蚕丝株式会社”的办事员以及日本关东军的家属。肩扛三八枪的日本宪兵，“唰”“唰”地迈着正步，一会过来一队，一会过去一队；带挎斗的“电驴子”（摩托车）放着臭屁，嗷嗷鬼叫，在大街上横冲直撞。穿着和服、梳着高髻、脚登木屐的日本艺妓和“慰安团员”，“呱哒”、“呱哒”穿街过巷，嘴里哼着日本小调，每当黄昏的时候，到处都能听见她们浪声浪气的笑声。

这是中国的地面，却成了鬼子的世界。

十四年，东三省的黎民百姓受的那个罪，好比爬了十八座阴山，刀丛中穿过，油锅里滚过，提起来，石人都要流泪；受的那个气，真能把死人气炸，好人气疯！谁敢说一句自己是中国人，就是“思想犯”；吃一口米饭，带一两棉花，就是“经济犯”；抓劳工，要“出荷”，逼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；“思想校正院”里，折磨死多少爱国志士，“万人坑”里埋了多少无辜的躯体啊！

东三省人民盼望光复，盼得心肝痛碎，盼得眼中流血！冰城的老人们，至今还能记得日本投降时的情景。那天，刚好冰城逢大集。十几个身穿“国中”（国民中学）制服的学生，像疯癫了一样，钻进人堆，往高处一站，手臂一扬，放开嗓门大喊：

“乡亲们啊，乡亲们啊！惊天动地的好消息——小日本无条件投降了！”

“东三省光复了！”

“我们中国人再也不当亡国奴了！”

他们喊着喊着，眼睛里扑簌簌流下了热泪。好比那一阵忽雷闪电，猛然间在人们的头顶“咔嚓”炸开，听的人，像痴呆了一样，好一阵子鸦雀无声。当他们明白过来，终于相信了这是真事的时候，满街筒子的人啊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真像一仰脖灌了一大瓶烧酒似的，脸热心跳，认识不认识的，你搂我抱，互相捶打，喊着笑着，说着跳着。

有人不知从哪个旮旯里，抬出一个破了个大窟窿的震天鼓，提出一面缺了块牙的响地锣，咚咚锵锵，拚命敲打起来。敲鼓的脱光了膀子，把鼓槌抡得一路风，累得汗珠子噼哩叭啦往下掉。

三丈长的挂鞭，从商家店铺的楼上吊下来，响声震耳，火花四迸，纸沫子像雪花一样飞舞。

许多年见不着的“地蹦子”戏、“跑旱船”、“打三节鞭”，

忽然都钻出来了。

几个帮人家办红白喜事的吹鼓手，就在十字路口吹打起来。喜庆的音乐使人们心里乐开了花。

人们被压抑了十四年的仇恨、郁闷、痛苦和希望，就像活火山，烟裹着火，火混着烟，在胸膛里翻滚着，翻滚着，翻滚着，突然间爆发了！

全城从早到晚，都是一片沸腾的人声，震耳的鞭炮声，锣鼓声，唢呐声。

过了一夜，仅仅是过了一夜嘛，阴阳竟然颠倒过来了！人妖归位，天地澄清了！

往日那些满脸杀气，把中国人看成畜生、看成虫子的日本人，现在一见中国人，就给让开大路，站到路边，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，又点头又哈腰。

过了一夜，仅仅是过了一夜，真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，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祖国，恢复了做人的尊严。

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大事，人们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可是，狂欢的劲儿一过，人们又跌进冷冰冰、黑沉沉的现实中来了。

冰城镇上，“红蓝白黑满地黄”的五色旗没有了，衙门口的牌子也换过了，可是，印把子还是牢牢攥在伪镇长汤铭坤的手里头。他发了一大笔洋财，把鬼子的商号买卖接过来，家产就像吹猪尿泡，一下子膨胀了十几倍。给他看家护院的卫兵，变成了镇上的“防匪保安自卫队”，从十五个人扩充到五十个人，一色的三八大盖，还有一挺歪把子机关枪和一门小钢炮，都是从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队那儿接过来的。汤铭坤就靠着这些枪兵，把刚刚探出头来喘了一口气的黎民百姓，又捺进滚油锅里。东部青龙山的“胡子”下山四处“打食”，抢劫民财，奸污妇女。一个名叫冈田的日本鬼子，搜罗了五个亡命的日本浪人，组织了一个“喋血复仇团”，夜晚躲在背脊儿里，向中国人放黑枪，哪天都有几个

无辜的行人被射杀。城里城外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太阳一下山，家家都关门闭户，路断人稀。再加上辽南大旱，一百多天滴雨没落，庄稼完全失收。老百姓挖草根，剥树皮，吃观音土，饿死的人一茬又一茬。汤铭坤趁机大发早财，放高利贷，霸河水，追租逼债，害得百姓们更没法儿活了，就像一首小曲所唱的那样：

日头戴黑帽，
天旱禾枯焦；
鬼子竖降旗，
伪满放尿泡；
百姓空欢喜，
汤家捡“洋落儿”；
胡子下山冈，
邪火四处烧；
出了复仇团，
路断行人少；
光复不见光，
魔鬼哈哈笑。

第一回

八路军挥师出关 王刺槐果园遇救

话说冰城北七里多路，有个小村子名叫苹果寨，是个盛产苹果的地方。村外，有一处三亩地的小果园，紧挨着哈尔滨通往大连的公路。果园里有三间小茅屋，里面住着一位名叫苏金果的老头和他十二岁的小孙女苏苹花。

这苏金果是个老园头，六十二岁了，侍弄了一辈子苹果；有一种名叫“新红玉”的苹果，据说就是他培育出来的。日本人占领东三省那阵，在冰城开办了一所“苹果株式会社”，建了果树实验场。鬼子场长听说苏金果对果树有研究，曾派人“礼聘”他去实验场当“顾问”。苏金果为了不给鬼子干事，砸碎了自己的一块膝盖骨，谎称跌伤残废，才躲了过去。他从小念过几年私塾，后因家贫辍学，几十年来，靠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，凡是能找到的果树技术书，他都想方设法找来看，在书上学到了方法，就在自己的小果园里试验，技术一天比一天进步。冰城方圆几十里的人，没有不知道苏金果的大名的，谁家的果树出了毛病都找他去给调理。他通今博古，会讲很多故事。他同“荷花楼”老汤家的掌灶师傅刘锅贴、城南白旗堡的针灸医生周云祥，被人并称为“冰城三绝”。

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傍晚，太阳下山了，烧得红

彤彤的晚霞一点点变淡了，消散了。在苏金果住的茅屋旁边，有个葡萄架，一串串沉甸甸的紫葡萄成熟了。在那葡萄架下围着炕桌坐着四个人：除苏金果爷孙俩以外，还有两个人。一个叫姜海泉，是苏金果的表弟，四十多岁，五短身材，紫膛脸，扫帚眉，身穿一件家机布坎肩，光着两只大脚片子，脚趾又得很开。他是海船上的船老大。他知道苏金果家吃食困难，今天特意给送来一口袋干虾皮；另一个叫胡伟方，年纪二十多岁，生得白白净净，一笑两酒窝，像姑娘一样漂亮。他在中学念书的时候，受到一位名叫杨炜的国文老师的影响，追求进步，曾秘密参加过一两次抗日宣传，后来杨炜被捕，他找了个借口，退学回家。他家有十五亩苹果园。如今他拜苏金果为师，学习侍弄果树的技术，晚饭后常到苏金果家唠嗑。

来了客人，可把小苹花忙得不轻，一时拿出烟筐箩，一时端出自己采的苏子叶茶，又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煮苹果让大家吃。

姜海泉摸着小苹花的头，称赞说：“这孩子手脚真勤快，又懂事又顶用，真是个好孩子。”

苏金果叹口气说：“唉，她爹娘都给鬼子、汉奸害死了，她从小就跟着我过苦日子。‘磨难出好人’，这也是逼的。”说着说着伤心起来，脸色阴下去了。

苹花拉住爷爷的手说：“爷爷，您别难过，我长大了，一定替爸爸妈妈报仇！”

苏金果一把将小苹花搂在怀里说：“孩子呀，可惜你是个闺女，你要是个小子，爷爷也放心了。”

苹花噘着嘴说：“闺女咋的？你不是给我讲过杨门女将的故事吗？闺女就不能报仇了？”

“傻孩子，那是说书唱戏，其实哪有杨家那么好的军头，哪有女兵女将呀？”

一句话将苹花问住了，她不吱声了，可她心里面多么希望世界上有一支替穷人报仇雪恨的军头，里面也有女兵女将啊！

苏金果指着煮苹果说：“你们吃呀，别凉了。”

姜海泉吃了个煮苹果，问苏金果：“表哥，你把这青苹果都煮着吃了，到秋可咋办？”

苹果还没有泛红，就摘下来煮着吃了，苏金果心疼啊，每摘一筐，他都要捶一阵胸脯子，可有啥法子呢？不吃，人就要饿死。他说：

“现在是活一天少两个半天，谁能顾得那么长远啊！今年旱得真邪乎！往常年遭灾，还有野菜树皮吃，今年呐，满地都挖不到野菜，榆树皮被剥了个干净，树头都枯死了。”

姜海泉瞪着眼说：“咱这一方黎民，给小鬼子压榨了十四年，骨水都被榨干了，又碰上这么一场大旱灾。都说光复了，日子该好过了，谁知还是个苦啊！”

苏金果气愤地说：“光什么复啊！冰城还是老汤家当令！你们海上，不也是船东渔霸为王吗？他们能容老百姓抬头展腰吗？”

姜海泉将拳头向小炕桌上一擂，说：“谁说不是？这些个乌龟鳖把咱欺负个苦，咱们同他们不知斗了多少场了，可到头来，吃亏的还是穷百姓！这世道，啥时候能翻个个呀！”说到这，他又扭头问胡伟方：“伟方兄弟，你识文断字，你说说，这世道，还能不能好啦？”

胡伟方说：“我看能好。现在是乱世为王，等将来国家的正牌军过来了，整顿一番，世道也许就好了。”

姜海泉问：“听说前天夜里‘哈大道’上过兵，是不是国家的正牌军过来了？”

苏金果说：“是过兵了，我站在屋顶上瞅，黑糊糊的啥也看不清楚，只听见唰唰唰的脚步响，连说话咳嗽的声音都没有，就

是不知是不是国家的正牌军。伟方，你昨天不是进城了吗，听到啥消息没有。”

胡伟方说：“听城里人说，那支军队穿城而过，连夜往南开下去了，一点也没有打扰百姓。听说不是正牌军，叫，叫八路军……”

姜海泉抬起头，惊讶地说：“啊，是八路军吗？那大概是一支好队伍。我有个侄子，给鬼子抓了劳工，送到关里下煤洞子，前几天回来了，他说是八路军解救了他们，还发了回家的路费。他说八路军打鬼子最坚决。”

胡伟方也点头说：“日伪的报纸天天都骂共产党、八路军。挨他们骂的，那一定是把他们打痛了。可惜，他们不是正牌军。”

苏金果问：“那谁是正牌军呢？”

“正牌军叫中央军，就是国民党。”

姜海泉说：“噢，老中央啊，我听说他们同张作霖张大帅是一道号上的。”

苏金果呸了一口，说：“老民国那阵，张作霖也没干啥好事！没听人家说吗，‘张作霖专揍鬼脖子，鬼子送他见了阎老子’。他和鬼子勾搭连环，到末了还是被鬼子炸死了。他儿子张学良倒是位爱国将军，可惜，上面不准他打日本，东三省老百姓，就这么胡里胡涂当了十四年亡国奴！”

胡伟方说：“是有那么回事，‘九一八’事变，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，逼得张学良退入关里。唉，看来就是中央的正牌军过来了，世道也不一定就好啊！”

苏金果连说：“就是，就是，自古以来得民心者昌，是不是仁义之师得看他是不是救民于水火之中，不能单看牌子。小老弟，你还年轻，还得多长个心眼。”

胡伟方点头称是。这时候，一轮大大的月亮爬过了树梢，月

光透过葡萄叶子，在地上撒下一片斑斑驳驳的亮点儿。胡伟方起身告辞，回家去了。苏金果叫小苹花收拾桌子，也准备带姜海泉回房歇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树枝簌簌响，忽见两个人从“哈大道”钻进果园，脚步匆匆，远远就听得见他们粗重的喘息声。苏金果三人吃了一惊，都站起身来。二人走近了，月光下只见前面的一个年纪五十余岁，生得浓眉环眼，连鬓胡须，身材相当高大，肩上背着个蓝白花家机布的小包袱，手提一只打铁砂子的猎枪；后面一个是位十八九岁的姑娘，梳着独根大辫子，眉眼俊秀，面带惊慌之色。她远远就对苏金果深深鞠了一躬，急促地说：“大爷，大爷，您老行行好，快救救俺爷俩……”

“啊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……”苏金果吃惊得结巴起来。

大汉也急急地说：“有‘胡子’追我爷俩，都带着快枪，踩脚印撵来了，就在后头……老哥，行行好叫我们避一避，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……”

“这可往哪藏你们呀？”

“爷爷，把他们藏到苹果窖里去吧！”小苹花可怜那个姑娘，帮爷爷出了个主意。

“好好，你快带他们进苹果窖……”

小苹花对二人招招手说：“来，快跟我来！”

小苹花把这父女二人引走不久，大路上又传来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七八个高低不齐、敞胸露腹、凶眉恶眼的大汉，像一阵鬼旋风般闯进了果园，手中有的提着短枪，有的提着长枪。他们都是青龙山匪首龙大嘎子的部下，如今成了这一方的灾星，大摇大摆地到城边子活动，无人敢惹。他们为什么要追那个老头和姑娘呢？原来那个老头名叫王打虎，姑娘是他的闺女，名叫王刺槐，家住东山柞树窝子。王打虎是个猎户。三天前，龙大嘎子手下有个二头目，外号“摸着天”，到柞树窝子打食，看中了王刺槐，强行下聘，要娶她做压寨夫人，定于今天拜堂，临走时留下

七个匪徒在村里守着。今天清晨，王打虎趁匪徒们还在梦中，带着王刺槐逃出了村子，想把她送到营口亲戚家去躲避。匪徒们发觉后追了下来，日落前被他们踩到脚印，眼看就追上了，慌忙中父女俩钻进了苏金果的小果园。匪徒们进了果园之后，立刻用枪将苏金果和姜海泉二人逼住了。三个匪徒闯进屋里翻腾一气出来后，一个小头目模样的匪徒喝问道：

“你们俩，有没有看见一个带猎枪的和一个大辫子姑娘进来？”

苏金果摇了摇头，姜海泉也随着摇了摇头。

“嘿嘿，没看见？我们眼瞅着他俩钻进这个园子，这大膘月亮，像点着一盏天灯，你们会没看见？一定是你们给藏起来了！”他一把揪住苏金果的胸襟，使劲摇晃两下，又问：“老棺材瓢子，快说，你把他俩藏到啥地方去了？”

苏金果说：“你们追的什么人，同我们无亲无故，我们藏他干啥？”

“好呀，你这老棺材瓢子嘴头子还挺硬，我叫你硬！”

他扬手就要打下来，手腕子叫姜海泉一把托住了。姜海泉说：“平白无故，你干嘛打人？”

“打人？嘿嘿，老子还要杀人呢！来人，把这两个东西剥了衣服，捆在树上，一个一个把他们心窝里的四两肉给我剜出来，看他们说不说！”

匪徒们一拥而上，一阵枪托子，先把拚命挣扎的姜海泉打倒了，剥了衣服，捆在一棵苹果树上，又把苏金果的衣服剥了，捆在姜海泉对面的一棵树上。那小头目从腰里抽出一把亮闪闪的解腕尖刀，拍了拍苏金果的胸脯，对姜海泉说：“伙计，你把眼睛睁大点儿，看我怎样收拾这老棺材瓢子，你不说出那两个人藏在啥地方，老子就照样收拾你！”

说着，他高高举起尖刀，对准苏金果的心窝就要戳下去。这